



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
羌族之社会历史与文化

羌在汉藏之间

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王明珂 著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汶川 北川 茂县 松潘 理县羌族之社会历史与文化

羌在汉藏之间

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王明珂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8.5
ISBN 978 - 7 - 101 - 06167 - 3

I. 羌… II. 王… III. ①羌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 中国
②羌族 - 民族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K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0973 号

书 名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著 者	王明珂
责任编辑	焦雅君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½ 插页 8 字数 4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167 - 3
定 价	48.00 元



理县蒲溪沟村寨



汶川羌锋村的房子

此为典型之羌族石砌房屋。



北川内外沟农舍

本地羌族住屋为一般汉式农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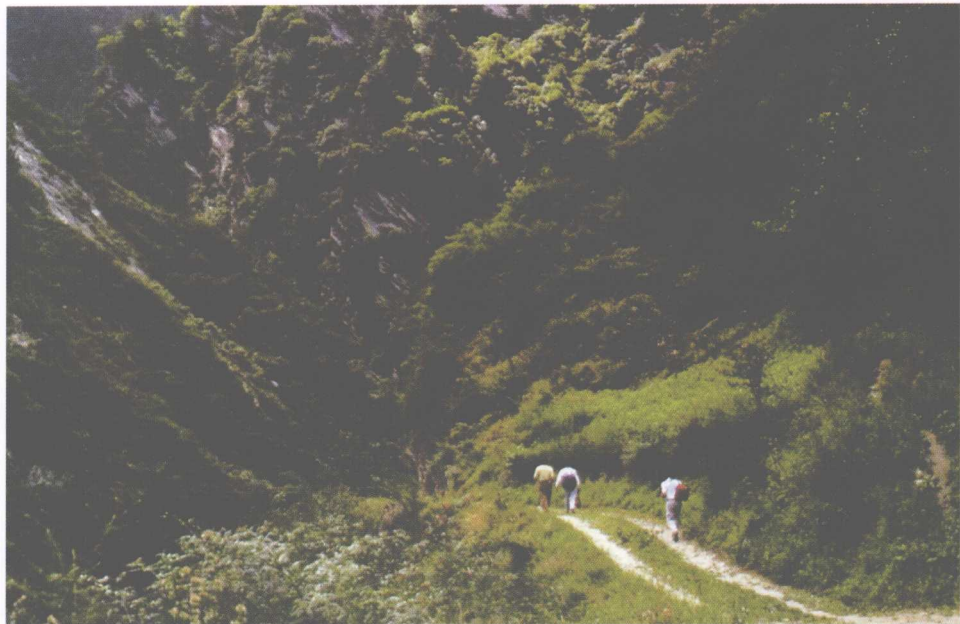
茂县北路的高山纵谷

岷江上游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山高谷深，羌、藏、汉、回各族共同生活其间。



山间的沟

岷江有许多大小支流，都称为“沟”，羌族村寨便分布在各个沟中。此为由甘木若寨俯瞰永和沟。



走入一条沟

此为走入理县蒲溪沟的山路。



休溪寨及其山田

休溪寨为最深入蒲溪沟内的一个村寨,房屋紧密相连成堡寨城垒状,所以称“寨子”。



北山寨及其山田

松潘埃期沟的北山寨。房屋间距较宽，右后方的高山为“格日曩措”山神。



山上放养的牦牛群

松潘埃期沟的牦牛一年四季均放养在高山上，自己觅食、生养及抵抗熊与狼。图右有一头公牛在驱赶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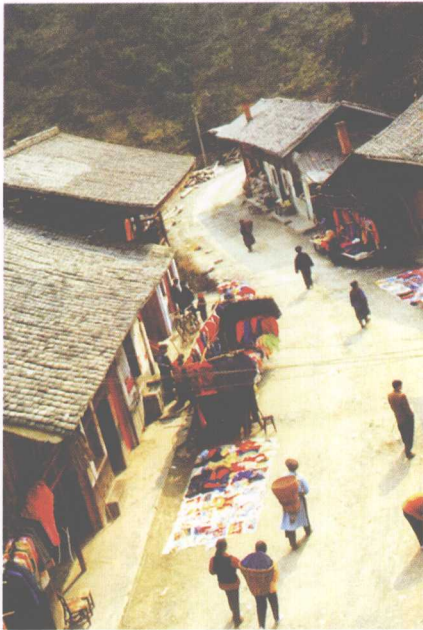
茂县黑虎沟的村寨

此村寨沿山脊分布，位置绝险，并有许多防卫性石碉楼建筑，这些都显示过去本地资源竞争之剧。



石碉楼

此为黑虎沟的石碉楼群。清代之“黑虎羌番”以强悍著称，但石碉楼群显示，他们也受害于战争暴力。



乡上

乡政府所在的“乡上”，可以采购一点简单的日用品。图为北川青片乡上。



城镇

主要城镇皆为县城。图为过年之前的茂县县城。



北川羌族家庭

在北川内外沟无论男女老幼，穿着都与汉人无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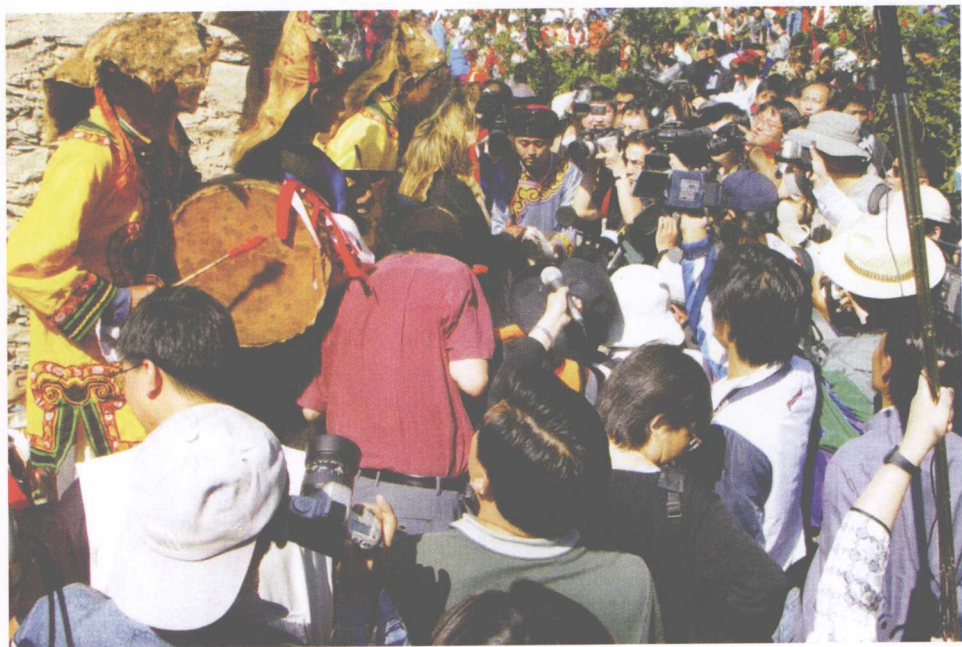
茂县牛尾巴寨羌族家庭

茂县牛尾巴平日只有女人穿着“羌族服饰”，但在年节仪式中男人也穿类似藏族大衣的传统服饰。



纺织中的黑虎沟妇女

羌族各沟妇女服饰皆有些差异。黑虎沟妇女的头帕包扎法最为特殊，与他处大不同。原为纯白帕头巾，据称是为黑虎将军带孝；近年来则流行在其上再系一花布巾。



当代端公

当代结合学术、观光与本民族认同的羌族“祭山会”。图中左侧为端公助手，端公则被埋在摄影记者之下。



牛尾巴寨的冬景

牛尾巴寨在茂县太平附近山上，目前全村已迁至山下的岷江河阶地。



(照片均为本书作者所摄)

化陌生为熟悉——新版自序

费孝通先生在 1988 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还提及一个重要观念:民族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他又特别强调羌人的地位;他指出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①。这本我在 2003 年完成的《羌在汉藏之间》,可说是对以上费孝通先生之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羌在其间所扮角色——所作的一种反思性注解与补充。

自在的民族应是指人们在互动、交流、繁衍中形成的客观民族实体。以这样的民族实体来看历史上的羌族,过去许多研究羌族史的学者叙之甚详。自觉的民族指的是其成员对彼此有主观认同的群体,表现在族群情感与共同族称上。以此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第一章,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1。

而言，“羌人”原来并非一群人的自称，而是如费孝通所说，是中原人对西方一些牧民的统称^①。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羌人也曾经历从自在的民族到自觉的民族之演变过程。这本书，其主旨之一便是说明在历史上“羌人”成为“羌族”的过程。

然而，本书更大的研究企图是透过“羌”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如此研究宏图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羌”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方牧羊人或西方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方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羌人”概念的转变，也便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方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康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康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本书繁体版出版以来，透过书评、论文及面对面讨论，我都从学界朋友、读者中得到许多宝贵的评论指教。有些学术自省已反映在我后续的著作中。然而此简体版，除了少部分文字修饰外，基本上并没有增删。这样做是为了将本书作为我个人学术思路发展的一阶段标志。因此读者对此书常有的一些质疑与批评，我在此作一些解释说明。

首先，由于我在著作中常用华夏边缘一词，因此有些读者认为我还是由核心来看边缘，而非站在土著立场（native's point of view）的边缘观点。这应是一个误解。在本书历史篇中，我所重建的华夏边缘观点之羌族史是一个两面刃；它解释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的变迁，也解释自觉的羌族形成之历史过程。此并非是站在核心来看边缘，而是阐述核心与边缘如何互动、相生的历史。其次，我对许多羌族“弟兄祖先故事”的分析，呈现本土观点的“历史”与历史心性，同时也藉此对我们（中国或世界各主要文字文明中人）自身之英雄祖先历史心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第一章，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1。第28页。

性有反思性的理解。这是一种去核心、典范观点的对“历史”的认知。总之，所谓边缘观点或边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术的与文化的)产生反思性理解。对于来自欧美或其它文明核心之学者而言，我认为所谓土著观点并非只是以学术理论建构一套土著之社会观、世界观或人观，而是学者是否能由此土著观点中认识自身之核心偏见(学术的与文化的)，以及此偏见如何造成“他者”(土著)。

其次，有些读者敏锐地指出，我的书名为《羌在汉藏之间》，本书内容也描述羌族介于汉藏之间的族群特质，但在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过程上，本书明显偏重于汉化过程，而忽略藏化过程。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并非疏忽，而是我实无此能力。我无法阅读藏文原典，且绝大多数的藏文原典与藏学研究都集中在佛法化的西藏此一层面，使得我无法像分析华夏边缘那样的深入分析藏族边缘之形成与变迁。我曾对许多研究藏学的朋友提及此事；我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弥补本书在此方面之不足，或纠正本书的错误。

第三，在本书中我并没有大量引用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词汇及理论，在羌族田野中我也没有探询西方历史人类学者在南太平洋或东非洲田野里所提出的热门问题。对此我的解释为，本书讨论华夏历史记忆反映的族群边缘变迁，分析弟兄祖先故事中的历史心性及相关社会情境，讨论人如何践行、夸耀、攀附、批评文化习俗，如此之微观社会过程又如何造成历史变迁。我认为，这些对社会、文化与历史之间错杂关系的讨论，以及关于符号与结构，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情境与历史变迁之探索，也是我所认识的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以及更广泛的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些核心议题。以中文之“历史人类学”来说，在中国此一田野中我们应有特殊的学术与现实关怀，表现在可能不见于西方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之用词、问题、理论取向等方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常面对一种质疑：它是否解构了历史上的羌族，以至于可能解构羌族史所强调的中华民族一体性。这也是一种误解。在前面我